

圖書編



周官禮財總論

或問周禮真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
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
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饑墻下之桑五母之鷄二
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責之
以嬪婦臣妾賓之以山澤藪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
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辦而上之
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集內而九功之正稅九職
之正賦外而六正之常則其時已至其財已可取責太
宰立法以制之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三

之職掌財以順之當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
之入也財之入爲無窮財之取爲甚易其藏之也常足
而盈美而其用之也則常懼其姦欺而鹵莽是故一時
之財不符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六典
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
而不厚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喪荒飲膳衣服與夫
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
夫人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
之滲漏乾沒或有以容姦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
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

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前有太宰小
宰宰夫後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泉府廩人但飲
罷調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地官太宰兼制
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於天官而太府以下三府則
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則皆掌會計以
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則又專命司裘
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嘗不深歎周公
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密而視聽之詳
多也蓋內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於
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四

司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泯之
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
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
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內外之參差不齊
出入之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委輒亦必將有敝
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爲此也故以太府言之
自關市之賦以至萬物之貢其各有所待非以其物也
以其數之多寡而爲所用厚薄之限也以其數之多寡
爲限則用不免有欠缺勢不免有相補足而財不免有
相移用移易紛然始舛錯而難理是非一人之所能理

也故法式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見於太府移用則掌
 於職內矣以內府言之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與夫四
 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既澤其精美者以克王之藏
 又擇其精美者以克王之獻九貢九賦九功之良兵良
 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書雜然而受既以共王之
 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之大用是亦非一人
 之所能究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而其精美緊切者則
 分於王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
 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
 者則共之祭祀官各表紀會同軍旅凡幣帛賚予之用
 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
 入文用固已鎖碎不一矣而歛滯貨給除貸所以用通
 者則又豈外府之所能兼乎故係邦之用言則外府領
 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
 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
 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書亦別為一書以待司會之
 政以佐太宰之樽節雖然此特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
 參而相攸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仰之大用外府在外
 反以共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攸也職內職入
 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

證其所入出入互相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
 相考則可以防其姦欺惟其然也故計用之出上無所
 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
 用征欽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
 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
 取之於下而已非圖虐屑焉為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
 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
 會式法之數則同出於太府然則治周家之理財太宰
 之府較太府太府式法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式
 九事之異同此則自有諸儒之傳說在

邦 郊 鄉 遂 野 總			
大宰九賦	四郊之賦	邦甸之賦	
戴師任地	邦之委積以鄉里以鄉民之	邦甸之賦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鄉里以鄉民之	邦甸之賦	
秋官掌獄	邦之委積以鄉里以鄉民之	邦甸之賦	
賈誓	邦之委積以鄉里以鄉民之	邦甸之賦	

經傳所稱國中邦中四郊鄉遂近郊遠郊野等地名多錯互惟此而觀之自可見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國宅無征此則國中正名太宰又謂之邦中也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其下即稱公邑則知近郊為鄉遠郊為遂其義甚明遺人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即國中鄉里以恤民之難阨即六鄉鄉里以待賓客即六遂野鄙以待羈旅即甸外故知曰邦中曰鄉曰遂曰野界限亦甚明若林官鄉士掌國中以鄉為國中遂士掌四郊則以遂為郊縣士掌野則自遂以外之稱書魯

人三郊三遂郊在遂上則以鄉為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以鄉為國中遂以外為野蓋六鄉若附郭之民與國中同故鄉士稱為國中民居稠密可并者少故孟子亦稱為國中以其原係近郊之地故遺人以遂為郊里秋官遂士以遂為四郊也以鄉對遂則遂為野故遂人云掌邦之野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以遂對甸則甸在郊外為野故縣士又云掌野也

周禮貢賦稅征總論

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歛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歛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

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爲祿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于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于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于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日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晨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車還于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為衛耳

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燕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于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考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間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人飲商角羽鬬非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藁草則征絺絺葛草以當邦賦掌庚堂茶則征庚堂茅秀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谷為主而其中則皆以九賦之物克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欽法孰讀一

書其所以致效於田賦之說者益以未始立法也魯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易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邑日常慮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大府謹其待用蓋其始終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玉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于王謂之變賦名而爲貢始太宰之致其用中于司馬之制其賦終于

周書編卷八十八

九

小行人之致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楊之金錫荆之丹銀弁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取物以爲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合若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拆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鈐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磐磬之貢此則大

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無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矣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于產言鄭伯之男

周書編卷八十八

十

服而僕從公侯之貢見昭公十三年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按周禮置理財之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文惟家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爲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

二

歲之登耗實其儲之盈縮積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
可得也今之戶部太宰類此其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
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當
祖宗創設之始蓋皆周覽畢議無經一時之條貫分布
諸司時移事更盈縮登耗實不相侔而尚守其二百年
之舊由其不能通耳

九賦九職相胥之圖

職

之客務領事吊祀紀于

王賓稱匪工幣祭喪賜

待待待待待待待待待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市中郊甸甸縣都澤餘

關邦四家邦邦邦山幣

九賦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臣妾聚斂疏材

婦化治絲枲

商賈阜通貨賄

百工飭化八材

數牧養蕃鳥獸

虞衡作山澤之材

園圃疏草木

三農生九穀

九職

九賦

九賦之中除關市外餘于九職無與山澤出于虞衡數
牧其餘千里之民故曰九賦不外乎職

九職

九職之中除虞衡數牧當山澤之賦其餘七等之民分
布于千里之內故九職則所以出九賦也

按九職生財之道九賦歛財之道也王莽之內分九等
職事以任萬民則生之者寡為之者疾矣賦取于民之
得兵有車馬戎器亦取于民故謂兵為賦賦分九等乃
王國賦入之定法也生之有常產歛之有定法先王之

厚民也如此後世為民上者不過聽民之自為生甚則
困之使民無以為生且日夜疾視其民而歛之若仇民
將何以遂其生哉

理財考

周禮太宰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在國二曰四

如之賦在國三曰邦甸之賦在國四曰家削之賦在國

五曰邦縣之賦在國六曰邦都之賦在國七曰關市之

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幣餘之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

兵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

式七曰易珠之式八曰匪領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葉時曰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用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賄之入金王曰貨

領其貨于受藏之府內領其賄于受用之府外凡官府

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合用財物皆受之太府凡須財以

式法授之闔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

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創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

以待王事邦縣之賦以待常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

澤之賦以待喪紀凡國之貢以

圖書編

待用即上節凡民之貢以充府庫之財凡式九

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其焉庶終

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款

金玉兵器文繡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

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

大用凡國六之幣用獻之金玉華兵器凡良貨賄入

焉

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

此家宰施其法于上者也司會察其法于下者也則

有傷于國有盡于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

互以攷之防吏之奸欺非以成吾民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

幣

職內掌邦之賦入

職成掌邦之賦出

職幣掌式法以飲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

事者之餘財

圖書編

廩人見前廩人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按成周理財之官有太宰以制其出入司徒以制其入

而其官屬之太宰者有職內以會其入有職歲以會其

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掌之以

司書所以參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

會若夫司徒之屬則有所謂廩人倉人倉人或以

分其財晉或以取其財用是固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

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

其王后及世子衣服之用

按天府之職無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之于外此官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濫官之中燕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人之深意歟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和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十五

契版圖者之式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之廢置

劉晏曰司會賦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政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大王之所以皇建其極于天下

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係之大兩

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吾力凡此皆生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又制爲九式之法以用之夫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有以服天下則諸侯是以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制故九貢又次之由是觀之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知有用我執此以往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十六

謝枋得曰民生于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于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歟徵得宜豐國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歛散得其道也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糧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以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少府卿一人掌中祿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稅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

主上林苑後漢有之倂其縣于少府

按母將隆言千哀帝曰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與不以給供養供養分賜一出少府益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判公私示正路也應邵註漢書謂縣官公作當抑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爲異政由是觀之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海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異而用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濫費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十七

漢高祖時張敖爲計相

唐置度文郎中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文記之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號曰計省位亞執政目爲計相恩與參樞同

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爲平天下之要以前代稱輔弼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一以理財皆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

唐制曰節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二曰度支三曰金四曰倉

李翱作平賦書諸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財之得財愈多也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先朝釐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及三監樞密之柄幽然爲虛雖大臣不得而知無以討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從之乃詔獄中裁取入大盈庫度支其數先聞

按德宗爲君楊炎爲相無可取者惟此一事實強人意范祖禹謂炎知爲相之體德宗知爲國之務後世所當法也及德宗宣索于諸道而勅其勿使宰相知李泌知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十八

德宗非禮詠求而輒帳不敢言皆天之矣然德宗勿使宰相知是猶知所畏而秘之不言則爲臣而不忠矣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使公之知管而後之知今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于斯焉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官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人始于講武殿置封樁庫常欲積練帛二百萬易胡人晉太宗置是囑察庫謀內藏庫棟納諸用上供物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率于繁文并挂于輿政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髮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動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蔽其失得尋議廢格使上之爲事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議論多干事功若宋人之言食

圖書編 卷八十八 十九

貨大學然也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秩者坊閭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參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臧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任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以爲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下受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本朝廷屢至極之勢獨持

之而不敢議臣竇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而理微爲之節文使見在者無損而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聞矣曹皇后諸侯之變失不治必爲痼疾今亦云

陳傳良曰唐貞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利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杭常嘉湖五郡又居江南十九也今國家都燕薊漕江南米四百餘萬不以實食師而此五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

郡者養居江西湖南兩重課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擡任有心計重臣其地以司其廢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伏願

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索悉從寬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以文法必計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于民力一方得安四方咸賴之矣

本朝田土戶口稅糧課程錢鈔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

田土計二百二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九十二畝零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

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

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口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數

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

秋糧

小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圖書編

卷八十八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

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

收總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并有各處土產茶葉硝磺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

目繁碎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靖二十五年大倉銀庫舊管一百六

十二萬餘兩收四百八十八萬餘兩除三百七十一萬

餘羽林前等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餘兩

收一百四十九萬餘兩除一百六十八萬餘兩

本朝會期歲入歲用之數

張文疏略曰足國莫先生財生財尤莫先節用近年冗

食之費積習至今固非一日頃求尤甚供億愈難 陛

下合無 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

部於光祿寺司理於 內府各監局管理各項冗費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數本部本歲入

之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千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田 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奢靡遊賞

燕樂賞戚近倖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

圖書編

卷八十八

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舒

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

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盡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

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為至論臣等會同五府太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

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稅

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

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

計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

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二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等

夏共六萬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
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與知大約并前折奉銀
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
支剩馬草等銀節驗本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
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兩亦不下二百餘萬大
何近年以來前項領辦銀兩或災傷感免或小民拖欠
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于常數姑以近
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萬餘兩大同年例
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一

十餘萬兩遼東邊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
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
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
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
三千三百二十兩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雲雲紫荆居
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冬
遑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
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
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
由而不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

漏卮鄒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
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
之費日甚于前奢費之費漸長于營而欲變制以周倉
卒之取豈不難哉

會計存留起用錢糧總數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本
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
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萬四千
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五百六十
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銷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
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二十五斤一十二兩月
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九
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
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
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
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過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
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過事故
停減而歲入不足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
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

感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頗覺苦不早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

戶部財賦總數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豐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無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商料果品廚料蠟茶煙草莊莊鹽斤局稅肉雜各有底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五

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衙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始日其盈縮易見若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十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二十餘萬外庫僅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賈而其議者邊防為最商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脩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經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糧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剝

餘米輕賞放剝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銀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千五百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列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糧運改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六

又加添補歲用不敷盈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訊等項有事之時所費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戶部財用出入揭帖

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

度驟等項毫釐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閭海內重耗公私貯蓄條可塞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嗇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通者少姦貪侵蝕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過費省減又會徵夫辛歲此豐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慶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請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

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

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

是此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儲

免數多及節年追贖犯人財產已盡無可完約故人數

頗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

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及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

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

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支

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

少目前支持已費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

意外之變何 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

必至也此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王鑒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監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鹽水陸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 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免賑濟營繕征討冊所費並不在此數

○慶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三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二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

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臘一事言之國初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九

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幘扇缺內侍但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本年至七十二萬此我

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可以知其餘矣

○天程策略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大倉庫領千是支之經費也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盈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餉餉歲

為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衛兵馬之布花芻秣為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入數二百五十餘萬

○嘉靖一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伍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三十

尉後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甲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千八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

百三兩七錢

○按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則卻至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隊二萬人千有奇成化廷令不知增幾倍算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一

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金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占後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會計問答

問堂堂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蓋微何以謂之微也曰能通之謂微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乃造化實理流行不滯之妙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

圖書編

卷八十八

二十一

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

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條何如曰天下歲徵糧三十六百二十餘萬石漕費曰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石頭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每倭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前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敷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銀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節饗親宗各費約